

女人需要什么

[法]塞尔日·安德烈 著
余倩 王丹 译
吴泓渺 审校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需要什么/(法)安德烈著;余倩,王丹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01-03954-7

I. 女… II. ①安…②余…③王… III. 妇女心理学 IV.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22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字数:196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3.00 元

《法兰西语境丛书》序

这是一套介绍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译文丛书。

我们用一个语言学上的术语来定名这一套丛书,乍看起来有点怪。但若将“语境”一词的意义给予扩大,也就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似乎是很贴切的了。因为,它能够包容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法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这种文明曾经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过重大作用。今天,法国仍以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占据世界第四位的实力,继续对人类文明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法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法国在与之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均为世人所瞩目。我们这套丛书就是想通过翻译相关著述为我国研究人员和读者提供第一手的参考资料,进而开展好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和我国正在努力于各个领域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今天,这是

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当前,我们想在兼顾历史和多种领域的同时,重点地介绍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学:法国是社会学的发祥地,自孔德(1798—1857)创立这一学科以来,法国许多社会学研究者继续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杜尔凯姆(1858—1917)、莫斯(1872—1950)、阿隆(1905—1983)等享誉世界的名家都代表了这一学科的不同时代。我们中国学者,对他们并非都了解,而在他们之后与我们处于“共时”的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尤其成为我们这套丛书关注的对象。

二、符号学: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和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尔士(1839—1914)同时奠定以来,符号学在法国中经结构主义思潮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基础理论构架已得到初步确定。今天,符号学知识已经融入范围广阔的文化研究。我们将侧重于介绍这种应用性探索,以此有别于笔者另外主编的偏向于理论介绍的《符号学译丛》。

三、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早在其创立过程中,就有法国学者的参与和影响(例如沙科)。法国学者在弗洛伊德之后也对这一学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著名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就被公认对于发展和“评述”弗洛伊德成就斐然。精神分析学已经成为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中重要的一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这一学科深奥艰涩的程度,我国对其介绍特别是对于这一学科现今的发展介绍较少,这是我们今后要尽力弥补的。

我们力图今后在选题方面突出“同步性”，即将大部分选题铆钉在 21 世纪的出版物，进一步说，就是将法国的出版物于其在法国出版后不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我国翻译出版。要做到这样，对于选题的恰当性和翻译的水平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竭力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同时希望各行专家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努力予以支持和理解，对此，我们将感激不尽。我们将把专家和读者们的厚爱变成我们办好这套丛书的动力。

借此机会，我们感谢各位译者的努力，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接这套丛书的出版，同时也感谢法国外交部对于出版这套丛书的支持。

张智庭

2001 年 10 月
南开大学

前 言

这本书在数年前就已开始创作,它是我于1982—1983年在布鲁塞尔大学基金会所做学术报告的删节稿。这次出版未作任何修改。

自纳瓦兰出版社1986年首次出版该书以来,许多作者都尝试论述同样的主题,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接受我的挑战,为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核心问题“女人需要什么”找到合适的答案。

尽管这个答案难以捉摸,但它却恰恰证明了女人永恒的童贞。这一童贞与解剖学上的处女膜毫不相关。它是一层无形的帷幕,但在女人及其本身之间,在其同一性与躯体之间,在源生其欲望的话语与其快感不可言传的沉默之间,它的存在绝对真实。

在这里,请允许我向更懂得回应这一沉默的居维莉亚·西萨致敬,其著作《童贞的躯体》(弗兰出版社,1987)间接地恢复了精神分析的雄辩,依据阿波罗神殿女祭司的典故,揭示了神谕与裁决这两种真理宣告方式的差异,甚至是对立。

塞尔日·安德烈(Serge ANDRE)1994年6月

目 录

《法兰西语境丛书》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对此我能知道什么	(1)
第二章 性关系的偏执狂科学	(29)
第三章 遭遇无名	(48)
第四章 第一个谎言	(71)
第五章 癔病患者和女性:厌恶	(98)
第六章 癔病患者和女性:转变	(118)
第七章 伊丽莎白病例	(141)
第八章 癔病中的梦与欲望	(159)
第九章 换性?	(181)
第十章 女儿及其母亲	(197)
第十一章 成为女人	(220)
第十二章 快感	(243)
第十三章 躯体的相异性	(265)
第十四章 爱情与女人	(288)
第十五章 从伪装到诗歌	(314)
参考书目	(340)

第一章 对此我能知道什么

是什么保证精神分析者采取恰当的治疗措施呢？拉康说，是摆在真理位置上的知识。这句表面上看来抽象的话不应掩盖它所包含的奇特内容，即一种与知识——从无意识中解读出来的知识——的新型关系，通常，这一关系的特征是真理性的缺失。也许今天的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随着可资利用的、丰富的、大众化的知识日益积累，这类知识对任何人不再有任何影响。与此相反，精神分析机制依然在发现和实践着一种知识，该知识对我们产生影响，激发我们的主观性。

还需要明确的是，在此我们不能将“真理”与精确性这两个范畴混为一谈，“真理”的意义亦不仅限于能令主体（及精神分析者）信服或信仰的东西。正如弗洛伊德在其语误研究中指出的那样，真实在失误中得到最好的表白。再者，如果说真理只能在虚构的结构中被言说——俄狄浦斯神话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并非说虚构本身构成了分析过程的终结，不过它将证实其有效性。我们要获得的是一种确实性，而不是一种信仰；与这一确实

性紧密相连的不是虚构所言说的内容,而是它包裹着的无法言说之物。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弗洛伊德在梦狼人身上所进行的大量建构,以及他最后借助的主体“史前”事实这一观念¹。真理,最终总是与现实未能达成的约会,这一现实在话语中只能把自己看作是中心点,盲点,无法表征者。

操作中的精神分析知识必须是一种有漏洞、有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决定了真理说一半留一半的状态——的知识,这样才能站在真理的位置上进行运作。精神分析不可能万事皆知,因为无意识没有言无不尽。拉康想让我们明白,这一缺陷并不是某种有待改进、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弥补的东西,相反,它正是知识结构本身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的命题可以拥有一个肯定的句式:精神分析知道的可以“不全”,因为无意识说的“不全”。

接下来的部分将致力于说明,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如何在女性特征中指明一个“不全”的、无疑也是独特的主要形象,在去势理论中指出无意识在面对女性所体现的无法言说状态时所设计的回答。这一答案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完全是虚幻的。人类试图通过建构去势来言说缺失,但正是由于这一点,去势表明我们不能这样言说缺失。言说缺失,便是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填补缺失。我们是说话的生物,依赖能指,一如拉康所说,“无意识的结构类似语言”,除了说话之外我们还可能有别的办法吗?对于精神分析者来说,当然不能像维特根

斯坦所说那样行事：“无法说就不说。”精神分析者的第一个发现，便是人类不停地想要谈那些无法言谈的东西（女人、死亡、父亲等等）。由此，我们的研究就被定下这样一条自寻烦恼的准则：说不出来的东西必须说！

“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一个绝妙的问题。没有任何显见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像了解男人那样了解女人。至于她究竟想要什么，正如睿智的先祖们所断言的那样，没人敢肯定。于是一边是对神秘的女人——谜般的女人——的崇拜，另一边是对愚弄人的女人——女骗子——的仇恨，在二者之间我们摇摆不定。但这两种态度只不过是在维持对于女性问题之真正组件的无知，因为它们都认定女人像个藏匿之所，里边总藏着什么东西²。

弗洛伊德的天才之处便是他看出解剖学的观察对我们了解女性没有任何帮助。通过观察获得的发现，无论是有关人体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所要把握的，不是决定我们形象的器官或染色体有何不同，而是性器官的差异——这个词所指的是超越了肉体之物质性的、处在性欲辩证关系中的性器官，一个由能指“表意”的器官。在日常用语中性器官有很多名称，皮埃尔·居罗的《性爱词典》³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杏子”、“鸡鸡”、“弹丸”、“老二”、“那玩意儿”……这些收集起来的词说明，人这个说话的动物费了多大劲才表述出性器官是隐喻的。

因此,性器官的真实性与解剖学上的真实器官是两码事,这将是我们的出发点。然而,这一真实性——弗洛伊德自 1908 年起便确信如此⁴——只承认一个性器官,即他当时著作中所说的“阴茎”。有一种无知,他写道,“一种无法掩饰的无知(*eine Umrwissenheit*)”,最初的幼儿性理论就处在这种无知之中。关于这些早期理论,弗洛伊德写道,它们“错得离谱”,但仍然含有“一块纯真理的片段”,从这方面看,它们类似于“成人面对世界提出的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问题时试图给出的‘天才’答案”。这就是知识与真理关系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将会发现,这些幼儿性理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远不止是一个错误,一番谎言或欺瞒。他提醒我们注意,知觉本身也服从这些理论⁵。换句话说,能指进入现实,引发思想的幻觉:“当一个小男孩看见一个小妹妹的生殖器官时,他的话语显示出他的知觉已经被厉害的成见所扭曲;他丝毫察觉不到阴茎的缺失,但他常这样说以示安慰和妥协:那个……还很小,等她长大一些,它就会冒出来。”

15 年后⁶,即 1923 年,他又谈到了这个最初的方法,但他根本没有怀疑存在一种对女性性征的无知,反而进一步加深这种无知,加大这一错误理论的影响范围;因为,随着男阳至上原则的发现,去势情结成为知识的核心,精神分析者期望借此来获得真实的疗效,这一情结成为创建幼儿性理论的基础。当弗洛伊德谈到那些发现了女性生殖器官的小男孩时,他写道:“他们否认这种缺失,只

不管怎样都认为看见了一个器官,对观察与成见之间的矛盾他们加以掩饰(*beschönigen*),寻思着那东西还很小,会一点点长大,这样,逐渐地,他们就得出一个对情感产生重大影响的结论:‘无论如何,以前,它是在那儿的,后来被切除了。阴茎的缺失被认为是去势的结果,于是孩子现在必须勇于亲身对付这种与去势的关系。’稍后他又补充道:“所有这些情况中,女性器官似乎从未被发现。”

让我们来看一下 1908 年到 1923 年间发生的观点变化。1908 年的观点认为只有一种性器官,即阴茎,它总是在场的但不一定“显现”:在男孩身上发育完全,在女孩身上处于“发育过程中”。1923 年,性征惟一的观点得到坚持,但稍有修改。1908 年时认为小男孩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缺失,好像知觉不起作用,而到了 1923 年,他发现了这一缺失(因为他否认并感到矛盾),但他将其掩盖,把缺失作为阴茎存在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只有惟一一种性器官,即阴茎,但它有两种表现形式:要么在场,要么缺位。这便意味着如果小男孩承认阴茎的缺失,那也指男阳(缺少)而不是女性性征。去势观念构成了对女性性器官的驱逐——或者用拉康的话说,剥夺。去势将不在场作为在场的残留,这是一种掩饰(“*beschönigen*”一词的本义),或者,说得更好听一些,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引申义)。人们将会发现,小女孩也同小男孩一样,被卷入到委婉表达的逻辑中;弗洛伊德说过,她也借助男性性器官能指认识自己的性器官,她也看到了一个缩小的或

是被去势的男阳。因此对她来说,女性性器官也没被发现。如果说这一观点令人震惊,那是因为人们尚未认识到它的微妙之处。当弗洛伊德得出女性性器官从未被发现的结论时,当他通过阴道和乳房⁷的意义等同关系说明这种无知一直延续到成年时,当他简要地结束《幼儿性器官构造》一文时,他不是要说小男孩和小女孩未意识到阴道的物质存在。对他们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儿童很早就开始探索自己的身体。这些探索给予他们清晰的解剖学常识。但弗洛伊德的发现意味着,在无意识中这些认识并不是作为两个互补的性器官得到指称。阴道被视为一种器官、身体的一部分,但在能指层面上,它并未被当成女性性器官。

然而,去势理论并不仅是神经症患者用来替换一种无法忍受状态的精神替代品,它还是俄狄浦斯神话的基础,弗洛伊德正是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实验。由此,他在《完成的和不确定的分析》中遇到了一个障碍:去势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神经症的精神结构,但却对治愈神经症无能为力,这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也明白为什么弗洛伊德在1931年和1932年的两篇巨著《论女性性欲》和《女性》⁸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和矛盾。因为,当弗洛伊德的实验直接面向女人时,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尖锐,并产生了一种悖论。总的说来,我们就是要弄清人们是否能够通过一种自身就有缺陷的知识(有关去势的知识),揭示有关这一缺陷本身的体现者——女人——的真

理。于是,精神分析知识的真理性问题就与看待女性的方式直接相连。

歇斯底里症患者,精神分析者的合作人

说到底,歇斯底里症患者向精神分析者提出的难道不是同一个问题吗?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嘲讽的方式审视父亲的权威和他欲求的能力,男性幻觉指定他为性对象,他拒绝这一地位,不断地提出疑问,其疑问远远超出其家庭小说所定义的主体间关系。这一疑问直指俄狄浦斯神话的界限和男阳的力量。歇斯底里症患者的话语显示,俄狄浦斯情结及男阳逻辑并未认识到女性的存在状况。由此在希望和怨恨之间产生了对抗,这通常表明患者与分析者间的移情关系。这一关系督促分析者作出解释:他是否真的受到父亲的欺骗?对于什么是女人和女人想要什么,他知道哪些事实?我们由此想到弗洛伊德在杜拉身上的失败,他不惜代价地试图让她明白她是一个男人(K先生)的性对象,而杜拉的问题却出在一个女人(K太太,K先生的配偶及杜拉父亲的情人)身上,这女人对她而言就是一个谜。杜拉的立场建立在对神秘女性性征的崇拜之上,这一神秘女性性征由K太太的身体体现;这个身体就是她的麻烦。当K太太就要被揭去面纱,失去神秘光环时,杜拉感到沉沦,觉得父亲是在自己与K先生作交易。她所反抗的正是这一地位的沦落;但在1899年弗洛伊德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不断重复杜拉

的幻觉,把她推向 K 先生:她父亲和 K 先生之间难道没有达成一个以她为对象的协议吗⁹?

这一问题大大超出了神经症临床的领域,歇斯底里症患者试图借此理解自身的,而不是相对一个男人而言的存在。实际上,正如拉康继弗洛伊德之后所指出的,精神分析过程是以主体的歇斯底里为前提的。精神分析的主体是歇斯底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歇斯底里倾向的。因为精神分析通过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我欲望的对象是什么?”——不可避免地引导主体发现自己对女性性征知识的匮乏。在这个意义上,歇斯底里症构成了基础的神经症,其余的都只不过是其变体,另外,它还是惟一一种拉康将之升级到话语结构层次上的神经症。

如果说这个问题有一种挑衅的味道,那是因为歇斯底里症患者提出它是为了抗议。它以女性的名义,抗议知识无法按女性的本来面目来命名女阴,并强加给它一个主体的分裂。如果分析者主观武断,如果他试图把无意识的宣判强加给歇斯底里症患者,后者的抗议在分析中便会构成障碍。除去势理论的男阳逻辑之外,精神分析过程实际上还向主体揭示出,引起欲望的对象——性冲动的对象——从本质上被去掉了性征,这就是说人类的性观念最初并不是与性器官的差异相联系的,对于性器官的差异无意识三缄其口。主体在幻觉中试图赋予它女人的形象,但这种表征的骨架是目光或粪便。在这一点上,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幻觉特别能说明问题。面对女

性能指的缺失,主体被促使进行想象中的分裂,在想象中他同时是性关系中的男方和女方。

幻觉的这一作用,取代了那种无法意指的性关系,构成解读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主线。这条主线始于1908年弗氏的《歇斯底里症幻觉及其与双性性的关系》¹⁰一文。在文中弗洛伊德提出,在所有歇斯底里症状背后,总是有两种性幻觉,其中一种具男性特征,另一种具女性特征。次年他在《论歇斯底里症发作》¹¹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论点。

有必要思考一下这里赋予双性性一词的意义,弗洛伊德把它当作歇斯底里症幻觉的根本,我们也将看到它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自始至终所起的中心作用。上述第一篇文章的末尾以及第二篇的中间部分清楚表明,双性性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双重快感。他比较了一位歇斯底里症发作时模仿强奸场景的妇女和一位手淫者,前者一只手抓住自己的衣服——作为男人——,另一只手紧紧握住这只手——作为女人——;后者“试图在其有意识的幻觉中,体会在他所想象的这一情形中男人和女人的感受”。

因此,歇斯底里症状所包含的,是异性他者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歇斯底里症患者的话语或梦境中常见的强奸幻觉所显示的,歇斯底里症主体在试图将自己等同于一种或另一种性别的两种表现之间,表现出分裂,显得摇摆不定。歇斯底里症完全是一场性别之战,展现的总是同